

泉州海神靈聖千古！

千百年來，在中國大陸沿海、台灣、香港、澳門及至東亞及東南亞各國的民眾中，海上女神——天后媽祖備受敬愛與崇拜。媽祖林默娘的故鄉原在今莆田的湄洲，但她早期卻以“泉州海神”而聞名^①；神州大地南北海疆原有各種海神，尤其是南海地區海神早已有之，但媽祖卻由“泉州海神”變成“南海女神”^②，逐漸凌駕於諸海神之上。本文試對此中的緣由略加析述，以示天后媽祖與泉州的密切關係，並就教於四方之大家。

（一）海神林默娘誕生於泉州府地界

按照目前學界比較流行的看法，媽祖是北宋興化湄洲的林氏女，名默娘。她生於建隆元年（960）三月廿三，死於雍熙四年（987）九月初九。而當時其故鄉正屬於泉州府界。

據《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興化軍本泉州莆田縣地，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於泉州遊洋鎮置興化縣，並割莆田、仙游等縣以屬焉”^③。除了該書外，宋代諸多地理載籍，如《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④，以及《宋史》所記^⑤，都大致相同。太平興國四年（979）在林默娘死前八年，故她誕生於泉州府地界，在其短暫的一生廿八歲中，至少前二十年屬於泉州府人。

職是之故，《元史》屢屢稱其為“泉州神女”或“泉州海神”，實有其緣由：至元十五年八月，“制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大德三年二月壬申，加“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⑥。

（二）媽祖顯靈於泉州建市舶司前後

媽祖不僅生前是泉州府人，而且死後的顯揚亦與泉州港的繁榮頗有關聯。

據《宋史·禮志》，熙寧間(1068-1077)朝臣請“自今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封；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媽祖在兩宋正依序經過了這三階：由賜廟額到封夫人，進而封妃。

媽祖之被賜廟額“順濟”，與徽宗宣和五年(1123)癸卯宋使之奉使高麗密不可分。據廖鵬飛《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作於紹興二十年庚午，1150)記載：“(宣和壬寅)越明年癸卯，給事中路公允迪使高麗，道東海，值風浪震蕩，舳艫相衝者八，而溺覆者七，獨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檣竿為旋舞狀，俄獲安濟。因詰於眾，時同事者保義郎李振，素奉聖墩之神，具道其詳，還奏於朝，詔以順濟為廟額。”^⑦但在賜廟額之前，民間傳說媽祖早已顯靈，聖墩廟初建即因此而起。按廖鵬飛上文所記：“聖墩去嶼幾百里，元祐丙寅歲，墩上常有光氣夜現，鄉人莫知為何祥。有漁者就視，乃枯槎，置其家，翌日自還故處。當夕遍夢墩旁之民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實所憑，宜館我於墩上。’父老異之，因為立廟，號曰聖墩。”因此，該廟始建於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廖文乃為賜廟額之後、紹興二十年重修而作記。

按媽祖之祖廟，一般均以為在湄洲，但該廟何年所建史無明文，據明人康大和《(萬曆)興化府志》載：“天妃廟在湄洲嶼。……宋天聖間始立廟”。天聖間為1023-1031年，然其可靠性尚待研討，聖墩廟始建則有確實年份，是為宋人所記媽祖首次顯靈當年所立。而這一年，正是泉州建立市舶司(元祐二年，1087)的前一年。泉州海神顯靈於泉州海港興起前後，應非偶然之事，故學者多以為媽祖信仰之興與泉州港的繁榮有很大的關係^⑧。

(三) 泉州媽祖廟係最早聖妃宮之一

泉州港的繁榮不僅促進了媽祖信仰的傳播，使各地媽祖廟在她

受宋廷封賜前後紛紛建立；而泉州的聖妃宮本身，則是“靈惠妃”封號頒賜後出現較早的媽祖廟。

據淳祐《臨安志》載：“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考之《廟記》，神本莆田林氏女，數著靈異，祀於莆之聖墩。宣和五年，賜順濟廟額。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紹興三十年，加封昭應。乾道二年，加封崇福。淳熙十二年，加封善利。紹熙三年，改封靈惠妃。”^⑨可見媽祖在七十年間，即被宋廷尊崇至封賜的最高級，即由賜廟額至封夫人進而封妃。

媽祖受封靈惠妃在紹熙三年(1192年)，隨後在各地即迅速出現了許多聖妃宮或聖妃廟，包括風亭、泉州、惠安、廣州、杭州、江陰、鎮江、上海諸地。泉州聖妃宮建於媽祖封妃後四年，即慶元二年(1196)。明隆慶二年(1568)黃光昇等所撰《泉州府志》載：“宋慶元二年，泉州浯浦海潮庵僧覺全夢神命作宮，乃推里人徐世昌倡建，實當筍江、巽水二流之匯，番舶客航聚集之地。”(乾隆《泉州府志·壇廟·晉江天后廟》轉引)^⑩。

或據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所引《閩書》等，謂泉州新橋因近順濟宮故名順濟橋^⑪，唯《閩書》及明、清《泉州府志》均屬晚出，而真德秀於南宋理宗紹定五至六年(1232-1233)復知泉州時，曾有《聖妃宮祝文》、《聖妃祝文》多篇^⑫。泉州廟既建於封妃以後，以情理度之，名聖妃宮或順濟聖妃宮較為可能，後來才隨各朝加封而易名天妃宮^⑬、天后宮。真德秀在復知泉州時，另有《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再祈雨祝文》諸文，均可為證^⑭。

(四) 媽祖因泉州海港的地位而升格

自古以來，中國的海神頗多。如《山海經》的〈大荒經〉所記先秦四海之神為：北海禺強，東海禺虢，南海不廷胡余，西海弇茲。其〈海外經〉所記為北方禺強(字玄冥)、東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

(《太平御覽》引《太公金匱》大同)。唐、宋時四海龍王屢被朝廷所封，成為北海沖聖廣澤王、東海淵聖廣德王、南海洪聖廣利王、西海通聖廣潤王。其中對海外交通最重要的自然是東、南二海之神。此外各地的區域性海神也不少，如廣東祀奉“二伏波(將軍)”(西漢路博德、東漢馬援)，閩南有通遠王，閩北有演嶼神¹⁵。其中許多受祭奉均在媽祖之前，即使在媽祖初次顯靈後至被首賜廟額時，其名也尚未傳揚四海。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記，使團出發時為求航行平安拜祭過不少神靈，包括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東海龍君)、岳瀆主治之神、靈感觀音，返航遇險時提到過福州演嶼神顯異，而並無片語道及海上女神——媽祖。

然自宋、元以降，情況就發生很大變化，媽祖不但取代了一些地方海神，而且地位凌駕於四海龍王之上，逐漸成為全國公認的海上保護神。以南海地區為例，約十二、十三世紀之際，廣州應已有媽祖廟，據劉克莊〈到任謁諸廟·謁聖妃廟〉文：“某持節至廣，廣人事妃，無異於莆，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¹⁶劉克莊於嘉熙四年(1240)任廣東提舉，故聖妃廟自建於此前。到了明、清之際，媽祖之地位更加顯赫，如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神語載：“然今粵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又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聞者，祀二伏波。……而天妃神靈尤異”，“然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為林姓云”¹⁷。

由此可見，媽祖是在宣和五年首次被賜廟額順濟後，尤其是她的故鄉泉州成為世界貿易大港時，才逐漸升格為普天下統管海洋之神聖女神的。泉州之為世界最大貿易大港，形成於南宋至元代，故南宋時媽祖被封為妃而號稱聖妃，元代又晉封為天妃。也正因為如此，《元史》不僅屢稱媽祖為“泉州神女”或“泉州海神”，而且多番稱她為“南海女神”或“南海天妃”：“惟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至元二十五年六月，“癸酉，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祐明著天妃”¹⁸。

媽祖之由“泉州神女”而演變為“南海天妃”，大致反映了宋元之際泉州取代廣州而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第一大港的歷程。

(五) 泉州海神的影響傳播於海內外

泉州的世界大港地位在明代以降逐漸衰落，但泉州海神——媽祖的影響卻歷久不墮、方興未艾，這則應歸功於明清後華僑的播遷，尤其是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人之海外移民。

以諸多廟記、碑刻及史書記載看，凡是泉州等福建人航行到哪裏，哪裏很快就會出現媽祖廟，天后海神信仰遂傳播於海內外。據明張燮《東西洋考》，福建海舶多供奉關帝、天后及舟神，“以上三神，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眾頂禮”⁴⁰。船到某處，舶商及舟子例必到當地的媽祖廟燒香，故海外天后行宮幾無處不立，其中許多均福建海商所立，並與福建會館密不可分。

在福建以北的海岸：寧波《甬東天后宮碑銘》記，其“分祠在江東者三，一為閩人所建，一為南洋商舶所建……”⁴¹；吳縣天后宮，原為“明萬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集貲建”，其分祠也有泉州商人、漳州士商所建，又名溫陵會館或漳州會館⁴²；淮安發現有道光八年立的《福建天后宮碑記》⁴³；煙台天后宮為清末泉州船幫及商人所建，建築形制完全仿照泉州天后宮⁴⁴；廟島天后宮傳為宋代福建海商倡建⁴⁵；遼寧蓋平“一城之中有同一之海神廟三，首曰福建會館天后宮”⁴⁶。至於日本各地，福建船商對媽祖廟之創建，也起了頗大的作用，如琉球建立那霸久米村上天妃宮的唐營人均出身於福建，長崎祀奉媽祖的三唐寺有兩座為漳州寺及福州寺⁴⁷。

由福建東南而下，閩泉海商及船民之四處傳播媽祖信俗，更是不遺餘力。以台、港、澳言，福建人之移民台灣及廣建媽祖廟自不待言⁴⁸，香港、澳門的媽祖廟竟也與泉州人有著很大的關聯。據印光

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祀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①按，“媽”或“娘媽”為閩南語女神，如觀音媽、七娘媽；“祖”多指男神，如佛祖、呂祖；但海神天妃不但被稱為“娘媽”，而且以“媽祖”作為專稱。故澳門因福建海商尊崇天妃，而出現娘媽角、媽祖閣、媽閣廟、媽閣山、媽閣古堡諸名，其西名亦從媽角（閩南語“角”音近“閣”）或媽閣轉成Macau、Macao等。後來該地清同治七年的《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也為泉州府人所捐立，內稱“凡吾泉郡之貿易於澳者，前後共叨惠澤，彼此均沐恩波”，今福建移民在澳門之勢力實不可謂不大矣！香港的天后信仰並不亞於澳門乃至福建，天后廟四處林立。其中最大的佛堂門大廟據考係南宋時修建，也出於泉州人，蓋北佛堂天后廟後山有摩崖石刻，載“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朴鼎勅於戊申，莫考年號，……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書”^②。

除了台、港、澳外，天后信仰亦隨福建等地民眾之南航，在東南亞各國產生頗大之影響。在南洋地區，無論呂宋、吉隆坡、馬六甲、檳榔嶼、新加坡、雅加達、北大年或曼谷，在在都有華人或華裔所建的媽祖廟。韓槐準在〈天后聖母與華僑南進〉一文中曾經指出：“南洋各地，此神之祠廟所在有之，閩人最多，瓊人次之。”^③而瓊島本就不乏來自閩南之移民，由此更可證閩泉人對於泉州女神媽祖尊崇之虔誠了！

總之，媽祖誕生於泉州府，藉泉州世界大港地位而擴大影響，泉州在媽祖封妃後即建成全國最大的順濟聖妃廟，泉州地區民眾並努力把媽祖的信俗推向全世界！故以“泉州海神”來尊稱聖妃—天妃—天后—媽祖，是非常恰當的，也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

註釋

① 見《元史》卷二〇《成宗紀》。

② 見《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

③ 樂史《太平寰宇記》，有乾隆五十八年刻本，見《四庫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

- ④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九，《四庫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三四，《四庫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五，道光廿九年甘泉岑氏懼盈齋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1963年影印）；祝穆《方輿勝覽》十三，《四庫全書》卷六八·史部·地理類一。
- ⑤ 《宋史》卷八九·志四二·地理五·福建路興化軍。
- ⑥ 《元史》卷十《世紀》；卷二〇《成宗紀》。
- ⑦ 參見蔣維鈞編校《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3頁。唯該文所謂“舳艫相衝者八，而溺覆者七”，與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之記載大相徑庭。據徐兢所述，雖然使團返航時遇到驚濤駭浪，船舟大受破壞，但最後均全部回國。若按南宋丁伯桂的《順濟聖妃廟記》，應為：“宣和壬寅，給事路允迪載書使高麗，中流震風，人舟沈溺，獨公所乘，神降於櫓，獲安濟。明年奏於朝，錫廟額曰順濟。”（宋施譔纂、清胡敬輯《淳祐臨安志輯逸》卷一引，見台灣中國地志研究會編、大化書局印《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1990年）。拙文《萬里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1995年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對此已加引證。
- ⑧ 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的研究》，泰山文物社1979年版，第317-320頁；陳泗東《媽祖成神與泉州海外交通（代序）》，載黃炳元主編《泉州天后宮》，1990年。
- ⑨ 見上引《淳祐臨安志輯逸》卷一，台灣中國地志研究會編、大化書局印《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1990年。
- ⑩ 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的研究》所附《媽祖文獻資料集》，載泰山文物社1979年版，第49-50頁；蔣維鈞編校《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02頁；莊為環《古刺桐港》，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頁。
- ⑪ 見上引陳泗東《媽祖成神與泉州海外交通（泉州天后宮）代序》。
- ⑫ 《西山文集》卷五〇，《四庫全書》卷一六二·集部·別集類一五。
- ⑬ 顧珀《泉州天妃廟記》謂“吾泉有靈濟天妃宮，創自宋慶元間，奠於郡城之南。”（作於嘉靖廿三年，1544。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轉載）。
- ⑭ 《西山文集》卷五〇，《四庫全書》卷一六二·集部·別集類一五。
- ⑮ 參見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32頁。
- ⑯ 《後村集》卷三六，《四庫全書》卷一六三·集部·別集類一六。
- ⑰ 見《廣東新語》卷六神語，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版第204-205、212頁。
- ⑱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卷十《世紀》。
- ⑲ 《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祭祀》，中華書局1981年點校本，第185-186頁。
- ⑳ 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一文附錄，載《海交史研究》1987年1期。
- ㉑ 見民國《吳縣志》卷三三·壇廟祠宇，台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印。
- ㉒ 見上引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附錄。
- ㉓ 見宋玉娥《煙台天后行宮與我國南北近海貿易》，沈桂生《從海神廟看泉台關係》，載於蕭一平等編《媽祖研究資料匯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版，103-106、130頁；另見上引《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
- ㉔ 見上引《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
- ㉕ 民國《蓋平縣志》編者按，參見上引蔣維鈞編校《媽祖文獻資料》，第232頁。
- ㉖ 參見上引李獻璋《媽祖信仰的研究》，第469、532、549頁。
- ㉗ 詳見下列諸書：李獻璋《媽祖信仰的研究》，日本泰山文物社1979年版；林明峪《媽祖傳說》，台北聯亞出版社1980年版；蕭一平等《媽祖研究資料匯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版；蔡相輝《台灣的王爺與媽祖》，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蔣維鈞編校《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吳金東《江海女神·媽祖》，台北新潮社1992年版。
- ㉘ 見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卷上，形勢篇，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版第24頁。
- ㉙ 參見簡又文：《南北佛堂訪古記》、《三遊北佛堂訪古記》，載其主編之《宋皇台紀念集》（1960年版）；《九龍南宋石刻考》，原載《大陸雜誌》三十八卷八期，1969年。另可見李獻璋《香港佛堂門的南北佛堂新考》，1965年8月14至17日《華僑日報》連載，上引《媽祖信仰的研究》轉載，見該書第377頁；林仁超《天后事蹟》，漢山文化事業公司1970版，第18-22、69-87頁。
- ㉚ 韓槐準《天后聖母與華僑南進》，刊《南洋學報》二卷二輯（1941）。

（紀念泉州天后宮建立八百年暨“泉州與媽祖信仰的傳播”學術討論會宣讀論文，1996年10月）